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詼諧　庾詞

詼諧

夫口諧倡辯微辭鋒出煒爔譎誑閑說多端始以滑稽終存規諫假其抵掌每言笑以見意拂其邪心或詆訐而無忤雖行不純德亦時有取焉故太史公曰談言微

中可以解紛葢謂是也其或謔浪便給詼達嫚戲人主以俳優畜之亦君子之耻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至乃宴樂衎衎群居終日清譚亹亹一坐盡傾仲尼有戲之之言叔向有賀矣之歎茲固無損於明君矣若夫務在勝人肆厥利口騁其小辯至於數窮斯則陷於佻薄矣

齊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髠之

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帣收衣袌也袌衿也韝臂捍也鞠曲也又與跽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

不禁胎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若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時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髡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楚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楩楓豫章為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

故曰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太牢奉以萬戸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銅歴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人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令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在固始縣四百戸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皆優孟之力也

秦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

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故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冦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爾顧難為廕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俸禄薄未得省見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久之朔紿騶侏儒侏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侏儒之為騶者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若汝曹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

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索盡也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帝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帝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後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三伏之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晏晚也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帝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帝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細君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帝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

無所為屈帝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故動作之而嘗問以言辭也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也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周公旦召公奭二人也孔子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以尉有勇臯陶為大理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主播

種伊尹為少府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以有文章故為太常也而應郊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益為右扶風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兆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亦以有勇也契為鴻臚契與卨同卨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契字本作卨益後從省爾龍逄為宗正關龍逄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令作之伯夷為京兆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祭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以其巧也仲山甫為光祿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

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水衡主池𦍒季子吳人故使為之百里奚為典屬國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諡曰惠以其直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太傅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寡其過故令為之伯玉衛大夫名瑗孔父為詹事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孔父宋大夫也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産為郡守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令殿前舉

鼎者也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宋萬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帝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帝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倪大夫公孫弘及倪寬也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頰肉曰胲吐脣吻擢項頤頤頰下也結股腳連脽尻脽臀也遺蛇其迹行步偊旅遺蛇猶逶迤偊旅曲躬貌也臣朔雖不才尚兼此數

子者朔之進對澹辭澹給也皆此類也班固云東方朔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

枚皋待詔為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等得尊官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
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
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
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郭舍人者武帝之幸倡也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
人主和説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壯時號之曰大乳
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

疋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

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後漢邊韶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魏州泰為司馬宣王所辟嘗因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盖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蜀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令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

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何僟字漢偶滑稽譚笑有淳于髠東方朔之風為僟栢長

張裔字君嗣領諸葛亮留府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賔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譚啁流速皆此類也

楊洪為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數年為廣漢太守

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

吳諸葛恪字元遜為左輔都尉孫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勑群吏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太子常嘲恪曰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

也恪曰所出同爾權大笑

晉陸雲字士龍初入雒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譚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隱字也雲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謝琨字叔源少有美譽孝武帝將以晉陵公主配之未幾帝終袁崧亦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輙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琨竟尚主

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

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前凉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於晉大司馬桓溫博恃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懽歎焉

宋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

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南齊庾杲之為尚書駕部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菜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謝超宗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官禁錮司徒褚淵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常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

誚稍布朝野

梁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因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顯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横正恐陋巷無枕

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廵未達其㫖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将去可謂不廉也

後魏薛慶之為廷尉丞廷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貳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

北齊徐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譚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

元明因戲之才云鄉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為乏也即荅云鄉姓在亡為虐在邱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郡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時之才以勸文宣禪代大見親密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還譏猶弄臣

隋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羊牛下來耶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絶人後至守太史丞

楊素子玄感蘇威子夔夔以聰敏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

唐蘇世長初為隋都水少監及高祖平雒陽授玉山屯監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廋詞

傳曰言必有中又曰辭達而已盖賢人君子因事以發

藴則成謀有彰詣理而求伸則弭災無爽故有立侍而隱言可濟事顯而微辭可奪或稱美於述作或規諫於荒宴道無不在言出成機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若乃智有所不明理有所不至者亦無所措其意焉

申叔展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伍舉楚大夫也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説

申叔儀吳大夫也時越子大敗吳師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淳于髡者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

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金馬門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臣嘗受易請射他物連中輙賜帛物時常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爾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射中之臣

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帝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爾帝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輙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魏楊脩為太祖丞相主簿常從太祖過曹娥碑下碑背上題曰黄絹幼婦外孫齏臼太祖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别記所知脩曰黄絹色絲

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太祖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時太祖自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太祖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决矣乃令外白稍嚴太祖於此廻師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發卒將伐吳有竊

問先令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䘏祝䘏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𦏁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羖𦏁謂魏

前秦趙整仕于苻堅堅分氐戶於諸鎮也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見仇緌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種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及慕容冲陷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爽廣陵人客於御史中丞孫廉廉委以文記爽為屣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為咸陽王禧防閤禧謀逆敗走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巳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以為諷巳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唐李乾祐高宗時為魏州刺史乾祐雖强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出典外郡為書與所親令史以伺朝廷之事隱其詞曰不六即九江出河入吾無望矣讀訖付八人令史出書告之褚遂良窮竟其事曰六尚書九卿也江江夏王河河南謂褚也八人火也乾祐素善江夏而怨褚故云然坐是配驩州

許欽明則天時為凉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冦凉州欽明出戰為賊所執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

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篇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逃難

語曰賢者避世易曰君子見機葢天步既艱刑網方密或顯斥於權要或公辨於邪諂私憾方逞大戮將至是以變易姓名毀壞形貌詭道以出間行而去投跡於絶域濯纓於洪波以至隱迹窮山之中潛身複壁之下屬

辭悽愴惻心涕洟生民之窮良可哀也若乃負過越逸
背國奔亡節行無聞逋逃是保紀于著事罪莫大焉
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
民未嘗不與佼規鞅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
魏齊爲魏相范睢從須賈使齊既歸以爲睢持魏國陰
事告齊以告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搯齒
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賔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
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

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范雎更姓名張禄范雎既相秦須賈使秦雎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

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殺齊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

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
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敢見曰虞卿何如人也
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
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
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
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高漸離燕人也初荆軻與漸離飲於燕市酒酣往往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後軻刺秦王不中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依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一

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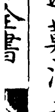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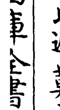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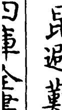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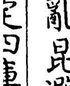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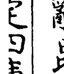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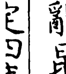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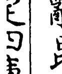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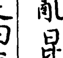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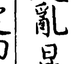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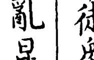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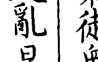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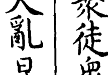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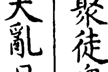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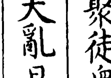
漢陳平封曲逆侯初項羽略地至河上平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

歸項王而間行歸漢

後漢申屠剛仕郡功曹平帝時對策言王莽隔絶平帝外家馮衛二族為非莽令元后下詔罷剛歸田里後莽簒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

郅惲汝南西平人也明天文歴數王莽簒位惲知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上書言之莽大怒繫詔獄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為長沙太守

馬援兄員為王莽增山連率莽敗與援俱去郡避地凉



州光武即位負始詣雒陽

王隆馮翊人王莽簒位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

許楊為酒泉都尉王莽簒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劉昆陳留東昏人教授弟子嘗五百餘人王莽以昆多聚徒衆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

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

班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彪既疾囂言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寤隗囂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後舉茂材至徐令

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簒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

承宮瑯琊姑幕人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

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至侍中祭酒
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居
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後至大鴻臚
杜根為郎鄧太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執根等令於殿下撲殺之
載出城外根得蘇因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
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
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

劉矩沛人為尚書令性亮直失大將軍梁冀意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正補從事中郎

荀奭桓帝時為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濵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

夏馥陳留圉人也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

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别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汝南人少厲清節為鄉里所服太守宗資署為功曹委任政事坐誣鈎黨繫黄門北寺獄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黄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賔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王允為豫州刺史發中常侍張讓姦狀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檻車徵以减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横暴睚眦觸

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内陳留閒王烈察孝

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

人尊奉之

范冉陳留外黄人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

官後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

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之子也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

遣三子歸鄉里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

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姓名為酒家傭遇赦還鄉里後為京兆尹

盧植涿郡人為尚書會董卓議欲廢立植抗議不同卓

怒免植官因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騾轅出
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山谷不交人事
趙岐為皮氏長棄官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
繇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桓
帝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
玹果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
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市中時安邱孫嵩

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歧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鄭玄被公卿舉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部乃避

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絶

韓嵩初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難南方

許邵汝南人初為郡功曹避地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邵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李敏遼東人為河内太守罷歸時遼東太守公孫度有

逆謀敏居郡中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魏崔琰年二十九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黄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冦賊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娱後至侍中

管寧與邴原相友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

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

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孔融在郡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入欝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

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
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
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
於難乃或晏晏自居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
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
遺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傾知
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
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

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後至五官長史

鄭袤父泰為董卓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董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詰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楊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其弟渾乃將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
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
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
司馬朗河内温人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知卓必亡恐
見留朗散財物以賄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
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
與京都境壤相接雒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
者若未得進其埶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

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有營邱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内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後至兖州刺史

袁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陳群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父紀避難徐州

韓暨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難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冠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

楊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後至南陽太守

劉廙兄望之爲劉表所害廙懼奔楊州道路爲棧謝表

曰考絢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
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
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
負哀號靡及庶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
考絢之受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旣往之分門
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
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
忘前施後至侍中

王淩字彦雲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後至太尉

蜀謝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黄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

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後至大司農

來敏字敬逵漢末大亂姊夫黄琬是劉璋祖母之姪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後至光禄大夫

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董卓秉政與吏部尚書周毖共進退天下士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後卓斬毖靖懼誅奔孔伷伷卒依楊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

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靖在交州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令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欵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繇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粮茹

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廵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北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艱苦之甚豈可具陳哉後至司徒

吳劉繇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後至楊州刺史

薛綜字敬文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後至太子少傅

徵崇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

步隲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後至丞相

魯肅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

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孫策焉後至

橫江將軍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
事岱詣幕府後至大司馬

陸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
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綱紀門戶後至丞相

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
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

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醬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則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昬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史遣人追之令追若及

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晉庾衮明穆皇后伯父也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及齊王冏歸於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冦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

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

顧榮為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雒不復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又徵拜侍中行至於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紀瞻與顧榮俱徵為尚書郎至滁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

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楊州
裴楷為侍中坐楊駿姻親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
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
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
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
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
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
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

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

衛玠為太子洗馬兄璪為散騎侍郎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别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免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

郗鑒以世亂歸鄉里於時所在飢荒時中州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賉宗族及鄉曲

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常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後至太尉

鄧攸初陷石勒後逃勒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後至尚書僕射

謝鯤為東海王越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疾去職避地于豫章後至豫章太守

表瓌字山甫永嘉末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

高瞻渤海蓨人為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冦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

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常乃依崔毖如遼東

徐邈東莞姑幕人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弟子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後至驍騎將軍

褚翜為冠軍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

付翜翜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叅軍辭疾不就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
為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
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叅軍并族尋
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年已五十矣
毛德祖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携母南渡皆
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
守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逃難渡江及長博學善屬文後至秘書監給事中

宋謝方明隨伯父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方明逃遁獲免頃之孫恩重侵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以母妹奔東陽縣黄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

沈懷文為治書侍御史元兇劭弒立以為中書侍郎世
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邵大怒投筆於地
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冲在側申救
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後至征虜長史廣陵守
劉之遴梁南陽人為度支尚書太常卿時侯景以蕭正
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乃剃髮
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
聞伏不鬬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法服時人笑

之尋避難還鄉

庚肩吾為太子中庶子太清中侯景陷京都簡文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

蕭子雲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太清二年侯景冦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宫城失守東奔晋陵餧卒于顯靈寺僧房

江總為太子中舍人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千斛給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

陳蕭引為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元帝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

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爾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

張正見為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正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八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逃難　亡命

逃難第二

後魏宋洽為道武所誅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

封愷為散騎常侍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

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内還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孝文時以歸國勲為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後至安南將軍

李奕與兄敷同死奕别生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

得免孝文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
刁整靈太后時為安南將軍光禄大夫整以母老河北
喪亂時整族弟雙為西兖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
賀拔勝字破胡從其父度拔家於武川孝明正光末沃
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挾懐
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為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
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
史廣陽王淵後至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

斛斯椿字法壽父敦孝明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

辛雄為尚書左丞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孝明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

崔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孝莊永安初除建節

將軍豫章王蕭贊啓為諮議參軍舉人失實為高道穆奏免其官太昌初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李神儁莊帝時為左光禄大夫尋屬爾朱榮入京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

崔孝暐為寧朔將軍爾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

楊侃為侍中衛將軍莊帝將圖爾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爾朱榮之入雒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

裴彦先為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彦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雒愉平勑還郡

高恭之字道穆為征西蕭寶夤行臺郎中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為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

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

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

馮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

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

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

就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避地華陰

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後

至侍中太師

北齊段榮五原人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適平城屬杜雒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蔡儁幼爲杜雒周所虜高祖亦在雒周軍中高祖謀誅雒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爾朱榮榮入雒爲平遠將軍帳内別將

步太汗薩狄那人魏孝明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爾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雒以軍功除揚

武將軍帳内統軍

邢劭字子才為中書侍郎及爾朱榮入雒京師擾亂劭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魏前廢帝普泰中兼給事黄門侍郎

封子繪為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西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

楊愔為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

言忤旨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後周樊深初仕後魏為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

難墜崖傷足遂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門習天文及
筭歴之術後為人所告因送河東魏將軍韓軌長史張
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隋源雄仕魏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隴西王纂
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而歸長安周太祖見
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
河間王乂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舅族及武元皇帝與
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

外家為郭氏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繇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逾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

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常獨坐巖石之下泫然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

唐皇甫無逸太業末留守雒陽王世充作難無逸斬關而走追騎且至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贈卿無為相逼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爭奪繇是得免

王珪字叔玠樂陵太守顗之子隋開皇末為奉禮郎及

顗坐漢王反事珪當籍没而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後至侍中

上官儀本陜州陜縣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弘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年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後至中書令

裴冑為太僕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正字

馬燧沉勇多智謀安禄山反燧俾謂賈循曰安禄山負

恩何不建不代之功事泄禄山遣人以弓絃縊殺循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後至司徒侍中

李泌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嘗獻書論當世務為執政者不便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實為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判官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

出歸詣京師
權臯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縣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廻福昌尉仲謨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臯示已喑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唅襲既逸臯乃埜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

知聞皐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
皐時微服匿迹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
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繇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
高適表皐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刼士大
夫以自從皐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
嘉之除監察御史
柳晟駙馬都尉譚之子試太常卿德宗建中末鑾輅西
幸晟頗受密詔說其偽將德宗壯而許焉事泄逆黨械

繫於獄甃垣宵遁遂為僧間道達行在所

甄濟肅宗寶應中為刑部員外郎因蕃寇逃難客於襄州大歷中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授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莫徭副使

後唐張格故丞相濬之子也濬為梁太祖害於長水格竄於山谷易姓名入蜀王建僭號以為相國蜀平至雒陽除太子賓客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

内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之
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博
州刺史表鳳為判官
盧程唐昭宗天復末進士及第辟召鹽鐵出使巡官尋
遇朱梁弒逆衣冠多罹其毒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數年
或衣儒衣或服道服出入公侯之門深為涿州牧衙唐
令所厚卜居久之
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

雒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縣上黨歸於晉陽太祖以為節度副使
李愚唐光化中隨計之長安於蒲華之間昭宗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採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左僕射
劉昫涿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會定州王處直以其子都為

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晅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累署為觀察推官及都代位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晅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後至司空平章事

漢史肇之誅弟福此時在滎陽别墅閒禍匿於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閑厩使

周王殷瀛州人唐末劉仁恭父子亂滄薊殷父咸珪避地而南投天雄軍為卒伍

亡命

商書曰自作孽不可逭老氏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然而倒行逆施處隂休影天有所幸命或可逃非欲絶跡以逺人盍乃馮生而避法越自叔世遷訛滛刑以逞末俗倫巧任氣相高故有疾走避仇幽藏復怨破去機械變易名氏者若乃自底不類連逮餘黨穿窬亟遁脫身長往或欲智免其如命何雖追捕之令具存於方木而赦宥之澤亦被乎率土繇是移鄉以防其不絶滌瑕以

許其自新斯乃天地無容荆棘蒙潤者矣

漢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狙謂密伺之誤中音千豫切副車副謂後乘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索搜也索音山客切求賊甚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耳陳餘俱大梁人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事漢為淮南王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布以論輸驪山（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

張蒼陽武人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公孫敖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名也在朔方）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田甲為梁蒙獄吏辱韓安國安國起徒中為梁内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張敞為京兆尹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奏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敞驗治舜竟致其死事棄市行寃獄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宣帝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即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

王林卿長陵人為侍中免殺人埋冢舍又使人剥寺門鼓長陵令何並自從吏兵追之林卿急令奴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間徑馳去並追殺其奴林卿因亡命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犯法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彭寵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雒陽間同産弟

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

吳漢為大司馬廣平侯漢微時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賔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

王常字顔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光武時位至横野將軍

馬援初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

之遂亡命北地

崔瑗涿郡安平人也兄璋為人所殺瑗手刄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為濟北相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衍說丹屯據大郡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丹不能從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何顒少遊學雒陽顒名太學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

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後辟司空府

岑晊爲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爲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横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容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

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

張儉山陽高平人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刋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

起撫篤曰遼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雖好義明廷明廷猶明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事解乃還鄉里

翟酺廣漢雒人也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凉州遇赦還任郡徵拜議郎

蔡邕為郎中後徙五原會赦還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

驕慙於賔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
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内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
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
魏疉圭少有猛志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
追之急圭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後
詣太祖以為大將
晉孫惠為成都王穎大將軍參軍惠擅殺穎牙門將梁
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周撫元帝時為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隂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鄧嶽字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

鄧嶽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

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
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
南齊譙世榮為巴東王子響防閤子響事泄世榮避奔
雍州世祖嘉之以為始興王中兵參軍
梁伏挺為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彼推劾挺懼罪遂變
服為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王為
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齊東昏永元中崔慧景入圍

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踰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從其故人高江産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同舉義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授輔國將軍隨軍東下

張虎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
後魏刁雍父暢仕晉右衛將軍初暢兄逵以宋高祖輕
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
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
紹於雒陽後至長安
房崇吉初為宋明太原太守戍外城孝文遣慕容白曜
討降之以崇吉為歸安縣令後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

歳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髪為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延法住歳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崔敬友東河清俞人車騎大將軍光之弟也敬友為太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按之乃與守者俱逃

廣陵侯衍子融貌甚短陋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爾朱榮入雒融逃人間

徐紇為黄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事紇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雒既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疋東走兖州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彦先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衆反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

梁

北齊孫搴為國子祭酒時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

隋李密初為楊玄感謀主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隣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

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者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醵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

塗土空軫欝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淚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懐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邱令邱君明從子懐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虞綽煬帝時為著作佐郎與楊玄感為布衣之友後玄感敗帝怒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

渡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面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劉蜕南陽人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署中書侍郎與劉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斛斯政為兵部侍郎征遼時當塗任事以猜嫌懼罪内不自安亡奔高麗

唐劉黑闥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隨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羣盗

張亮初為李密將隸於李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乃擬亮上柱國鄭州刺史時鄭州陷於王充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中

劉玄佐滑州康城人本名洽少倜儻不事生業嘗為縣小吏主廵行賊盗坐事為令杖之僅不死乃亡命從軍

田伾為門下省主事事宰相李逢吉受袁王府長史武

昭錢五萬又擇細婢令昭責與逢吉及武昭事發詔下捕逐遂亡命藏於逢吉宅中至逢吉出鎮襄陽乃補充隨軍其後伾官已停遂遣人偽稱正身赴選於門下省過官授房州司馬及事發御史臺三移牒襄州追捕伾逢吉稱伾已請假入京及累路尋勘伾又不曾赴闕御史臺奏其事逢吉坐罰一季俸料田伾切加捕捉焉

梁楊師厚頼州人初為李罕之小校太祖平定罕之預其功遂受澤州刺史當罕之至晉陽謁見太祖太祖以

嘗有軍功遇之甚厚罕之有驍卒百餘人太祖素知意欲留之罕之識其旨乃列籍以獻時師厚在其籍中後得罪懼奔于梁

後唐張全義為縣嗇夫嘗為令所辱唐末黄巢起寃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康延孝本北邊部族徙居晉陽初以卒隸太原軍性獷悍不馴屢犯禁網得罪亡命于汴事梁自隊長軍吏勞

積至部校

晉熊皦以少帝開運三年謫授商州上津縣令赴任至白馬寺止宿遇夜暗逃皦閩中人為詩甚工以進士擢第嘗為延州劉景巖從事景巖入移內地皦有力焉後景巖承詔休致心甚不樂前使皦送金帶遺宰臣馮玉玉不受皦時為左補闕雖云歸帶與景巖之來使而不甚明景巖以失意怨皦因誣其隱帶以達玉玉奏之故有是謫皦懼後命遂竄

周馮暉為靈武節度使始為效節軍士拳勇無賴行伍

憚之事楊師厚為隊長唐莊宗入魏博以銀槍效節為

親事屢戰立功而犒給稍薄兩軍對壘河上暉竄入南

軍梁將王彥章致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

孫晟密州人後唐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晟為幕賓贊

成其事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

於陳宋閒會同惡者送之淮外吳人方納叛亡即署以

官次

白進福前為興順指揮使太祖廣順二年四月進福以族逃亡遣供奉官翟守素等十人分捕不獲陳州上言界溝鎮中有人馬九騎詰問不得入潁州界即白進福也進福曾於汾淮巡撿因事得替在京將謀竄迹乃於常所親狎之家借鞍馬銀器偽言與家人追遊其日晚妻女皆服男子衣遁去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九